

WUYE
KUAI CHE
ZHI
BOSI
ZHI FENG

午夜快车三部曲

波斯之风

[日] 泽木耕太郎 著
陈宝莲 译

欧亚大陆放浪行

风靡日本二十余年，
畅销达百万册的旅行文学名著！



WJIE
KUAI CHE
ZHI
BOSI
ZHI FENG

午夜快车三部曲

波斯之风

欧亚大陆放浪行

[日] 泽木耕太郎 著
陈宝莲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Shin'ya Tokkyu

by SAWAKI Kotaro

Copyright©1986,1992 SAWAKI Kotar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, Tokyo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SHINCHOSHA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

and 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3-16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波斯之风/(日)泽木耕太郎著;陈宝莲译.一桂林: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.1

(午夜快车:欧亚大陆放浪行)

ISBN 7-5633-4297-4

I.波… II.①泽…②陈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
-当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583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

(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:071051)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6.25 字数:119千字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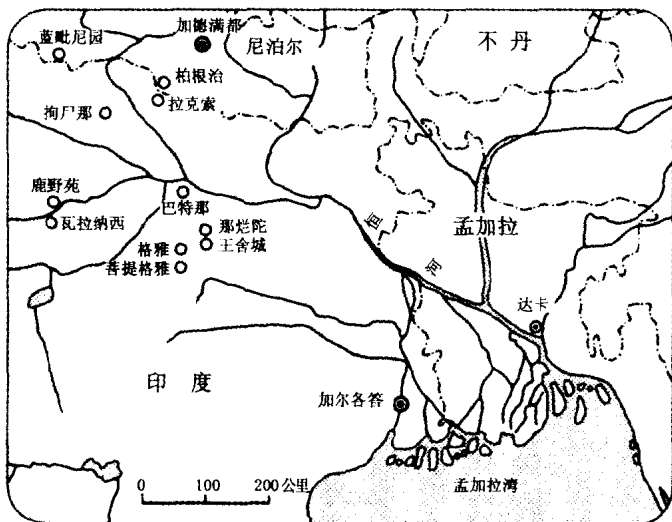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神子之家——印度(一)	(1)
第二章 雨使我入睡——寄自加德满都的信	(61)
第三章 死亡的味道——印度(二)	(73)
第四章 翻山越岭——丝路(一)	(103)
第五章 石榴与葡萄——丝路(二)	(131)
第六章 波斯之风——丝路(三)	(163)

第一章 神子之家——印度(一)

甘地称为“神之子”的贱民阶层小孩，在为他们而设的孤儿院、学校，也是职业训练所的教养院里，我从物质中获得解放……



印度航空的班机降落在犹如沉在幽暗底层的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(Dum Dum Airport)时刚过晚上八点半,比预定的时间晚约一个小时。

香港和曼谷的暑热潮湿黏腻,加尔各答比它们更湿更黏。一

进机场大厅，毫无凉意，不禁怀疑冷气是否出了故障了。

入境手续非常简单，不到十五分钟便来到行李运转台。我等着拿行李，沉浸在终于抵达印度的喜悦与不安交织的淡淡感触里。

好运道

……在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园里突然决定买到加尔各答的机票，到真正坐上飞往加尔各答的班机，这之间好几天都忙得头昏眼花。

加尔各答这城市名称一旦进驻脑中，我就恨不得早一天起程。最快的方法是直接在新加坡买张飞往加尔各答的机票，但这样一来，我那张曼谷飞德里的机票就浪费了。于是，我到乌结路的旅行社去，询问是买张新的机票便宜，还是先回曼谷有效活用原来那张机票比较划算。

听他们说，就算搭国际列车花三天时间回曼谷，也比重新买张机票划算。不过，要活用那张机票也不是没有问题。因为曼谷到德里的机票能否换成曼谷到加尔各答的机票，我也没有把握。机票上确实注明“不得变更”。可是，我不是要到更远的地方，而是要到距离较近、差不多只有一半里程的地方。未必不能变更吧！我选择的不是简单确实的方法，而是不要花钱的方法。说得夸张一点，就是赌。

翌日，我向亲切的特派员一家告辞，坐上开往曼谷的国际特快车。早上八点出发，两天后的上午七点抵达，不过四十七八个小时就跑完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完的土地。

我一抵达曼谷，立刻赶到是隆路的印度航空分公司，交涉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麻烦。柜台女职员一直坚持机票上加注的“not variable”，我知道她说的都对，我也不打算反驳。但是我如果让

步,那么回曼谷这一趟就毫无价值,因此我打死不退。

女职员坚持不让,她的强硬态度让我差一点就要放弃。我的说法是飞航距离缩短了,应该可以通融一下,但完全没有说服她放弃“机票上说不能变更就不能变更”的力量。

正当我无所适从时,一个风度不错、像是她上司的印度男性出现。他听完女职员的报告后,向我摇摇头表示的确碍难从命。但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仍是个运气,因为他看起来比那个女生容易沟通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,我就必须买到加尔各答的机票。我在脑中拼命组合英语文句,鼓起勇气面对他发出连珠炮。

我想从印度坐巴士去伦敦。就这个目的来说,从德里出发和从加尔各答出发是没有多大差别。但如果从这里直接到德里,我就在没有见识到大半个印度的情形下出发,只能浮光掠影地判读印度这个国家。如果我能去加尔各答,在抵达德里以前可以慢慢旅游认识孟加拉国。你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国家让外国年轻人看看吗?还是,真的不愿意让人看到……

我在脑子里告诉自己放轻松、好好地说!我的确滔滔不绝,他面带微笑。

“我了解,就让你变更吧!我是加尔各答人,也希望你去看看孟加拉国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土地。”

接着,他又补充说:

“可是,你能不能放弃缩短航程部分的运费差价?”

我压根儿没想到要索取差价:“当然。”

他帮我改划机票,我道完谢要离开时,他突然用流畅的日语问我:“我妻教授好吗?”他像享受我的惊愕般继续说:“我在东京大学追随过我妻教授学法律。”

“我妻教授是写《民法大意》的我妻荣教授吗?”我问,他回答说“是”。我读大学时教科书用的也是《民法大意》,但没有直接受教那位民法大学者。

“我不知道啊……”

我歪着脑袋,他并没有执著这个问题,只爽快地说声“是吗”就离开。但是,知道他精通日语后,我突然觉得刚才卖弄英语实在丢人,好像让旁边的日本人看到我对外国人说蹩脚英语般。

我匆匆出来后,有点怀疑他是否真的在东京大学受教于我妻荣教授,因为以他的年龄来看,直接上我妻荣教授的课好像太年轻了。或许那只是他唬唬日本人的玩笑。但是他突然问我妻教授好吗,不是我妻教授学生的日本人应该不知道。他倒打日本人的“东大崇拜”一耙,让日本人感觉困惑,或许只是好玩。如果真是这样,我也确实实地被他消遣了一顿。

但不论如何,我还是托他之福,得以飞到加尔各答……

与日本人同住

行李台转动,行李开始转出。我茫然地等着自己那有点脏的旅行背包。

“到市内吗?”

背后有声音,但我没想到那是对我说的。

“要住在市内吗?”

我注意到重复的话语是日语,这才回头。一个和我同年的日本人不安地呆立着,他穿着狩猎装式的短袖衬衫和宽棉裤,像是相当正统的旅行者,头发也梳得整齐,戴着眼镜。

我的表情像问有什么事,他表情稍微松懈地问:

“你今晚睡加尔各答市内吗?”

“嗯,是有这打算。”

“饭店决定没有?”

“还没……”

听了我的答案,他好像很失望。

“是吗?”

我难免有点在意。

“你呢,住处决定了没?”轮到我问他。

“就是没有,所以才想如果你有,就和你一起过去……”

原来是这件事。

“从日本出发时是想到了这里再想办法,但是真到了这里又担心起来……因为是晚上了。”

我也是第一次必须在这么晚的时间去找旅馆。抵达泰国的春蓬时虽然也是半夜三更,但那时有当地的年轻人陪同。有时候白天可以轻松办成的事情到了晚上特别难办。但是没决定抵达加尔各答当天的下榻处,我丝毫没有不安,因为我知道总会有办法的。

“那你今晚打算怎么办?”

我没有任何具体的主意,只是想着离开这里后去观光咨询处弄点资讯。于是我说,拿到行李后再想。

“那样能顺利找到吗?”他担心地问。

那语气显示出他是打算靠我了。我心想,糟糕!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无所谓,带着这样一个正统的旅行者很难随机应变,能住的旅馆受到限制,弱点也将被他看清。

这时,行李台转出我的背包。时机刚好。我心想说声再见就离开,但他更早一步说:“能够的话,住同一家饭店好吗?”

人家提出要求,不好拒绝。我没办法,只得说好。这该怎么办?我一边等着背包转过来,一边忙着动脑筋。

“还没决定住的地方吗?”

背后又有声音,也是日语。回头一看,站着和我们年龄相仿的日本人,体格结实,身穿粗犷服饰。

“……是啊。”戴眼镜的年轻人回答。

“那么,住我订的饭店好了。”

“哇！求之不得。”

我还没开口，戴眼镜的年轻人高兴得叫好。他是什么样的人物？那饭店在哪里？我们都一无所知。我对戴眼镜年轻人的轻率有些生气。

“就住我的房间好了。”

“我的房间？”

毕竟连那戴眼镜的年轻人也觉得奇怪，好奇地问。

新到的那个人解释说，他本来要去孟加拉（Bangladesh）的达卡 [Dhaka,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——译注]，因为飞机晚到一个小时，来不及转机。往达卡的飞机要明天早上才有，今晚势必要住在加尔各答。因为这是航空公司的责任，因此帮他准备住宿处，是超一流的欧贝楼大饭店（Oberoi Grand）。他觉得饭店房间太宽敞，一个人住太浪费，反正是免费的，于是邀我们一起住。听起来美美的，但也不觉得他在开玩笑。

“房间只为你一个人准备的吗？”我半信半疑地问。

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怀疑地嘀咕：“一流饭店可以那样做吗？”

他不介意我们的话，轻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不会发生纠纷吧？”

“对啊，万一事后要我们付房钱岂不惨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因为饭店给的是一个房间，要住多少人是我们的自由，堂而皇之走进去，谁也不敢啰唆。”

我不认为事情会这么顺利，但这提议也不坏。

“太好了，得救了！”

戴眼镜的年轻人非常起劲。我先前虽然怀疑他这提议，觉得不该轻易接受，但看他似乎并无恶意。

“就这么办吧！”

戴眼镜的年轻人像征求我同意。我点点头，去达卡的年轻人说：

“拿着行李,先出去再说。”

和入境检查一样,海关检查也不太严格。

一出大厅,立刻被计程车的拉客黄牛团团围住。他们眼睛发亮地兜揽生意。

我先冒出“No”以摆脱他们,去达卡的年轻人却含笑跟他们搭讪。他说的不是英语,像是当地的语言,吓我一跳。

“好厉害。”我说。

他不卑不亢地说:“因为来过好几次了。”

我重新打量他。一般旅行者即使来过多少次也不可能讲得这么流畅。

我开始盘算,是否要和那戴眼镜的年轻人一样,全部仰仗他算了。

他和一个拉客黄牛交涉价钱,终于谈妥,拉着那人一起到印度航空的柜台,要他们出计程车费。

“这人的计程车好像可以,走吧!”隔一会儿他回来说。

一起走到机场外面时,我发现还没换钱。我请他等一下说要去换钱,他好心告诉我,若要在机场换钱,换一点点就行。明天上街后买黑市美金的人会主动上门,他们的汇率比银行好一些,一卢比等于一百比塞塔。在黑市,一美圆虽然只有几十比塞塔的差距,但在印度,几十比塞塔可不是一笔小钱。我听从他的建议,只换了十美圆。

等在外面的计程车是辆黑色大型轿车,但是相当老旧。行李塞到后车厢,坐进坚硬的位子,感觉真像进入一个快要坏掉的棺材里。

车子终究能开,放松下来后,我们互相自我介绍。

戴眼镜的年轻人是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,利用暑假第一次出国旅行,我大为惊讶。不是因为他是医大学生,而是竟然已经到了日本大学放暑假的季节了。不知不觉中,日本已经是夏天了。

去达卡的年轻人是大学读到一半休学,前往孟加拉工作。他们为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后犹为饥饿疾病所苦的孟加拉组织义工、协助建设新农村。这次回日本也是去募款。我这才明白他精通当地语言的原因。

计程车晃着破旧车身奔驰在黑暗的夜路上。

只知道是从郊外慢慢接近市区,但是看不到什么照明和霓虹灯。街上像默片场景般寂静,只有民宅隐隐透出的灯光凸显这夜色之深。

“快要到了。”

去达卡的年轻人说。但,我丝毫不觉得要接近市区了。

“那个欧贝楼大饭店究竟在什么地方?”我不安地问。

他非常干脆地回答说:“乔林基路(Chowringhee Road),加尔各答最热闹的一条大街。”

我们真的是朝那里前进吗?

绕过一个转角,四周更暗,计程车放慢速度。路上很黑,没有人影。这一带好像停电。慢慢行驶的计程车窗外可以看到民宅里面晃动的烛焰。凝神细看,我以为无人的路上,有许多人或坐或蹲或躺。走在路边的男人黑色皮肤仿佛融入黑暗中,只有白色衣服在动。横过车前的男人突然转过头来,在汽车大灯照射下,黑暗中只见他眼睛冒出红光……

我感觉毛骨悚然。这一瞬间感觉整个经过和初抵香港时不可思议地雷同。一到达当地就被陌生人叫住,不知不觉坐在车上。朝着不知在哪里的旅馆,穿梭在不知名的地方。但奔驰在中文招牌林立的香港街上,不安同时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兴奋,此刻,和当时那繁华热闹截然不同的黑暗街上,我也有着同样的兴奋。

印度第一印象的冲击

计程车停在宽敞大路旁的老式饭店前。因为光线不亮,外表看不出是有多高级的饭店。

但是走进一看,虽然谈不上豪华,装潢还是恰如其分的高雅。去达卡的年轻人叫我们在大厅稍等,他自己走向柜台。我和东北医大的学生心虚地等待。

不久,他笑嘻嘻地和脚夫边说边走回来。医大学生小声地问:“怎么啦?”

他讶异地回问:“什么事?”

“我们能住吗?”

他听了,像笑我们过分担心似的说:“当然,刚才不是说没问题吗?”

我突然觉得他颇值得依赖了。

看见脚夫带我们去的房间,那更变成近乎尊敬的感觉。

一踏进房间,我不觉叫道:“好豪华啊!”

确实是个豪华的房间。一进门,是个附带衣橱的小房间,推开第二扇门,是客厅摆设的大房间,除了沙发、茶几外,还有一张单人床,最里面的主卧室宽敞地摆了两张双人床。一个人住确实太大了,连沙发在内可以睡上十个人。

医大学生兴奋地在房间绕来绕去,去达卡的年轻人像是曾经住过,沉稳地坐在沙发上。

他和医大学生睡卧室的双人床,我睡小客厅的单人床。决定好睡铺后便觉得轻松悠闲了,去达卡的年轻人说:

“要喝啤酒吗?”

“可以喝吗?”

“当然。”

他的答案有点让人意外。我已有心理准备,这里虽不是伊斯兰教国家,但这个印度教的国度大概也别想喝什么酒吧;啤酒,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。但是这么热,如果要喝,只有喝啤酒才合适。

“去哪里喝?”

“酒馆,外面喝便宜酒的地方多的是。”

我们决定先出去喝啤酒。在睡前走走加尔各答的街道,正合我意。

一到室外,又重又黏的湿气贴身而来,没走几步路就浑身冒汗。好热,总之好热。乔林基路虽然是加尔各答最繁华的大街,但几乎没有行人。是因为近晚上十点的关系吗?

去达卡的年轻人从大路转进漆黑的小巷,像商量的口气说:

“喝酒前我想带你们去看个地方,好吧?”

虽然不知道他要带我们去哪里,但我们也没有马上要去酒馆的理由,而且能仔细看看这城市,对我来说反而是好。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就坐人力车去。”

我和医大学生一点头,他便这么说,招呼停在路边暗处的人力车。他和车夫谈过两三句话,很快就像谈妥了,转向我们说:

“虽然很近,但因为是晚上,三人合出车钱,一人一卢比,怎么样?”

“一卢比是没问题,但三个人坐一辆吗?”

我觉得太勉强。不巧,我们三个身高都一米八左右,而车夫是个两颊削落无肉、衬衫下肋骨毕现的瘦子。

“拉得动吗?”医大学生也语带同情地问。

“那是他的职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医大学生还想说什么,去达卡的年轻人相当强势地说:

“你如果觉得他可怜而不坐,他连一卢比也赚不到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而且,再怎么说明,他都是职业的,很容易就可以拉动我们三个;拉着一家七口快速穿梭在行人拥挤的市集里也没问题。”

照他所说,我们挤上狭窄的座椅,瘦削的人力车夫刚开始很吃力地踩着地面,但很快就换成稳定的步伐。

夜色暗得完全看不出经过什么地方。加尔各答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黑暗,好暗。但眼睛习惯以后,可以看见黑暗中有缓缓蠕动的东西。是人,在路边盖着脏布,像虾子般缩着身体躺着,到处都是。

不久,人力车停在一栋老旧的二层楼房前。去达卡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话,车夫去敲门,里面露出一个也是瘦瘦的年轻男人的脸,看看我们,用指头做信号叫我们进去。

我大概猜得出这里是什么地方,因为太像泰国春蓬那暧昧旅馆的样子。

人力车夫接过钱,什么也没说地跑开。

在去达卡的年轻人催促下,我和医大学生也进到里面。

一进门就是楼梯,登上又窄又陡的楼梯,转角处吊着一个电灯泡,就只有这点灯光照着微暗的室内。上到二楼,馊味冲鼻,像是香辛料和脂粉、体液混合的臭味。

这时,像是老板的大胖子走出来。他看了我们的脸,露出困惑的表情,去达卡的年轻人一说出流畅的孟加拉语后,他立刻明白似的,从里面房间把女人带出来。我看到那三个女人瞬间,一股恶心涌上喉头。

她们不是丑,而是身体和脸呈现异样的不平衡,身高还不到我们胸部,又和身材娇小不同,是还没有完全发育。只从脸来判断,看起来只有十多岁或刚满十岁,虽然化着浓妆,但妆下的脸庞还残留着小女孩的稚嫩,可颈部以下的身体像是已过四十的中年女人般成熟,没有线条。最异样的是那臀部,虽然缠着蓝色、粉红

色的纱丽，仍看得出从腰部到臀部大得和整个身体完全不协调，异常地发达。这种不协调夹着室内的臭味让我作呕。

“这些孩子几岁？”

我喃喃自语，去达卡的年轻人问那老板。

“老板说十六岁。”

“不会是……”医大学生呻吟似的说，“十二三岁吧！”

去达卡的年轻人也同意。

“而且，像是已做了好几年生意的体态。”

老板看我皱着眉头说话，认为是对女孩不满意，又到里面带出另外两个女孩，她们看起来比前面的还小。我感受到在东南亚妓女户里绝对感受不到的阴惨。和这里比起来，檳城的色情旅馆简直是天堂。

老板用孟加拉语说了什么，去达卡的年轻人苦笑着对我们说：

“价钱好像是一个人四十卢比，这个老板认为我们是外国人，存心敲竹杠。”

一卢比约三十五日圆，因此不到一千五百日圆，但他还说贵。

那时，前面的小房间走出一个女孩，像是客人的男人随后出来。男人看到我们，有些惊愕，随即默默下楼去。

我去看他们刚才使用的地方，不算是房间，只是用三夹板在走廊上围起的约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。没有天花板，声音直接传出来，房间特简陋。

“怎么样？”去达卡的年轻人问我们。

“我是不要，我自己可以回去，你们尽情享受吧！”

我一说完，医大学生也索然地说：“我也不要。”

这下，去达卡的青年也改变心情般非常爽快地说：“那就走吧！”

他快速地告诉老板今晚不要，老板像觉得我们存心要他似的

挥挥手。

我们循着夜路走向酒馆。

我们,尤其是我和医大学生很少说话。

进入酒馆,喝到期待的啤酒后,谈话还是不起劲。不只因为啤酒温温的,更重要的是被刚才看过的妓女的凄惨震慑。去达卡的年轻人兴致盎然地看着我们。

或许,他一开始就无意买女人,只是半开玩笑、半出于善意地用他的方式为在印度踏出第一步的我们洗礼。

我们各喝了一瓶印度国产啤酒。算账时三十卢比,一人分摊十卢比。

离开酒馆,在回饭店的路上,医大学生嘀咕着:“四瓶啤酒的价钱……”

13

不问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,因为我也想着同样的事情。

“饭店那房间平常一晚是多少?”

我问去达卡的年轻人。

“大概要四五百卢比吧……”

“是吗? 十倍……”

这话冒出嘴巴瞬间,我差点绊倒。不是醉了,是因为左脚动不了。我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抓住,回头一看,趴在路上的老人单手抓住我的脚踝,一副拼命的样子仰望着我。我差点失声大喊。

2

我最早醒来。

看看表才六点。洗脸、刷牙后他们还没起床,我很想出去看看,万一他们起来时看到昨天才见面的人不见了一定觉得不安。但是我的行李还放在床边,他们应该明白的。

搭电梯到大厅,走到饭店前面的街道。我不觉发出一声叹